

落叶

第二筐

〔俄〕瓦西里·瓦西里维奇·罗扎诺夫 著

郑体武 译



涵分书坊 015



1995-1997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落叶

坊
015

第二筐



(俄)瓦西里·罗扎诺夫 著 郑体武 译

1512.14
16
√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落叶 : 全两册 / (俄) 罗扎诺夫著 ; 郑体武译. — 北京 :
商务印书馆, 2013
(涵芬书坊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94 - 4

I. ①落… II. ①罗… ②郑… III. ①文学 — 作品
综合集 — 俄罗斯 — 近代 IV. ①I512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288049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落 叶

(全两册)

[俄] 瓦西里 · 瓦西里维奇 · 罗扎诺夫 著
郑体武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94 - 4

2015年1月第1版

开本 889×1194 1/32

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16¼

定价: 75.00元





第二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11 残酷戏剧 | [法] 阿尔托 著
桂裕芳 译 |
| 012 道德小品 | [意] 莱奥帕尔迪 著
祝本雄等 译 |
| 013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 | [法] 韦尔南 著
杜小真 译 |
| 014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| [丹] 罗 德 编
姚蓓琴 晏可佳 译 |
| 015 落叶 (全两册) | [俄] 罗扎诺夫 著
郑体武 译 |
| 016 我与你 | [德] 布 伯 著
陈维纲 译 |

目 录

中译本序（郑体武） / 001

第一筐 / 001

第二筐 / 235

第二筐

（也是最后一筐）

树愈老，叶落愈甚。我立遗嘱在我死后所有与《隐居》和《落叶》相似的作品和后续作品，再版时必须焕然一新（亦即第一篇章的版式都要以新的面貌出现），为了保持版面的紧凑，自然也是为了加快《落叶》的印刷速度，我可以忍痛割爱，放弃从前的样式。

《落叶》出版于1913年，发表的篇幅只占1912年实际完成的手稿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，鉴于当时的精神状态，我几乎未对这些“落叶”按时间顺序加以编排，便仓促付梓了。例如，所有注明的“叶莲娜·巴甫洛夫娜诊所”的，均写于10月、11月、12月，故应该排在该版的最后。总而言之，今后的版本要将1913年的版本打乱，“洗开”（如同“洗牌”），使之各就各位，千万不能“依然如故”。

第二筐的落叶是根据记号和记忆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的。



“我们的时代”的土壤受到严重破坏和毒害。它只适宜形形色色的坏树根生长，并能使之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。而好树根却无立足之地。

（凝视斯特拉霍夫的照片时：为何“斯特拉霍夫的文章”一无所成，而“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”却培养出学校的老师、特维尔的缙绅和许多认真工作的——也有一些是夸夸其谈的——医生？）



可怕的生命空虚。啊，它太可怕了……



如今的炉子与以往大不相同：将手柄朝一边一转——烟囱打开，朝另一边一转——烟囱关上。

这样不好。因为缺乏理智和关心。

首先是小风门，它应该既不用朝左边转，也不用朝右边转，

而应该一次即可自动到位，这样才省心。其次是大风门——它应该像帽子一样盖在上面。

这样才好。

有一次我路过一片刚收割过的庄稼地，发现一个工人，而不是农民，坐在一架叫不出名的车上，这既不是四轮的货车，也不是别的什么车，而是一种由两匹马拉着的东西；旁边还有一架笨重的大马车，摇摇晃晃，坐在上面的一个农民也在摇摇晃晃。而在大马车的两端，不知是镰刀呢，还是耙子，不断地张牙舞爪地上下起落。我敢打赌，他们是在为十二个姑娘干活。只是这些姑娘此时正坐在树林后面跟小伙子们调情。工人在为她们挥汗如雨，她们却我行我素。

一旦嫁了人——还会变本加厉。

丈夫发现老婆有二心——也开始“拈花惹草”。

于是家庭分崩离析。

于是农村分崩离析。

而当农村分崩离析——城市出现了。

因为头脑、理智和上帝不在了。

他们拿来一些信件和神学杂志（我不订）。有一本叫什么《芋》……这是干啥？与我何干？

“请你看一看，增进了解。”

可我为什么要了解你们这些人呢？



只有这样的知识才是宝贵的：它如一根锋利的钢针刺透灵魂，留下印迹。萎靡不振的知识——没有价值。



胀鼓鼓的眼睛，老是舔嘴唇——这就是我。

不雅观吗？

为之奈何。



……有时觉得，文学，文学本身，正在我身上发生分解。而且有可能，这就是我的世界抱负。这既是我的（特殊的）道德，又是我的反道德。总之，是我的缺陷和品质。否则不可思议。我将微不足道的、昙花一现的东西，将微妙的心灵波动，将日常生活的蛛丝带进了文学。但无论如何不能想象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因为“我想要这样”。实际上要比这深刻得多、好得多，

不过也可怕得多（对我而言）：令人感到可怕和伤心之至。当然，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要在宇宙中重现这样的情景也是匪夷所思，我不可能在同一瞬间，在泪水横流和心痛欲裂的时候，再一次以准确无误的耳朵谛听到它们文学般的流淌、音乐般的流淌，“哪怕是记录下来”：须知我正是因此才采用了记录的方式（《隐居》，——火车站上的小姑娘，风扇）。这是那么耸人听闻，恐怕连尼禄也会自叹不如；并且，这是可以谅解的，只因为天意如此。真的是可以谅解的吗？……让我们先放弃罪过这个话题；如此，则在我身上分明表现了文学的终结，文学性的终结，文学本质——一种对反映和表达的需求——的终结；此外还有什么可表达的呢？蛛丝，呼吸，最后的可以捕捉的东西。啊，还可以想象和编造，但文学的本质并不在于虚构，而在于内心对说话的需求。我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，并且做到了。我时常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我是最后一位作家，文学将同我一起走向终结，除了那些很快也将完蛋的破烂货。人们将开始单纯的生活，把文学视为可笑的、无用的、讨厌的活动。或许，正是因此我才意识到某种“最后的不幸”，且这种不幸又是同“我”联系在一起。这最后的悲剧使这个“我”显得恐怖、可恶、高大、悲壮，因为古老而庞大的文学的“我”在这个“我”身上辩证地“溶解和消失了”。

——呸，坏蛋！销声匿迹吧！

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。带着这样的感觉生活，多么痛苦啊。

（排队忏悔时，第一中学）



神父们（有时）都是些多么善良的人啊。伊万·巴甫利内奇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一只手搓着我的额头，说：“对我们的脑袋瓜儿（大脑，理智，颅骨），我们究竟能知道什么呢？”我把宗教哲学会期间产生的各种怀疑与困惑告诉他。非常愉快地吻了他的手，做了简短的忏悔。人们在排队等他。为人祈祷并获得收入。“日常生活”与天国的语言就这样混在一起——倾听天国的语言时，不要忘记日常生活，而目睹日常生活时，不要忘记，你也是在倾诉天国的语言。不过我要说，斯洛鲍茨科依是大公无私的。谢谢他。他是个可爱的人。可爱而又聪明（非常聪明）的人。



有的人天生“和谐”，有的人天生“不和谐”。

我天生“不和谐”，正因如此我才有了这么奇特的、带刺的、却又相当引人入胜的生平。

生来“不和谐”者，永远感到自己“如同外人”。我就是这样。

与我恰好相反的是孩子的外婆（亚·亚·鲁德涅娃）。还有她高尚的一生。这才是生来“和谐”的人。无论生活多么贫困，地位多么低下，她都不断地释放出光明。还有好处。而我，我想，

没给人带来任何“好处”。我尽给人“添乱子”。

◇ ◇ ◇

我可以让世界充满红色的烟雾……但我不想。

且一切会燃烧起来……但我不想。

就让我小小的坟茔寂然无声，退避一旁吧。

（《月光下的人们》，1912年3月22日）

◇ ◇ ◇

工作和痛苦——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。唯一的安慰是能看到朋友在身边关心我。

不，不是在身边，而是在体内。“肖像的因素”超过了“工作的因素”。她的痛苦比我还深，她的工作比我还多。

当她的一只手已经不听使唤（1912年春），她气愤地站在屋子的中央，连续几次做挥臂的动作：右臂活动自如，可左臂只能稍微抬起。她含着眼泪，跺着脚，对患病的手臂吼道：

——你怎么就不管用！你怎么就不管用！你怎么就不管用！

你怎么就不管用！

她泪流满面。我惊呆了。既高兴，又心疼。

（左臂只有肩部和肘部可以活动）

◇ ◇ ◇

“你伤及他的皮肉”——撒旦引诱上帝去攻击约伯。

这“皮肉”人人皆有，但每人都不一样。那些特别宽宏大量并时刻准备为别人（人类）做出牺牲的作家，请你试试看，碰一碰他们的著作权，对他们说：“你写得不好，先生，读起来索然无味。”他们不剥掉你的皮肉才怪呢。慈善家们似乎很不喜欢“算钱”。至于“神职人员”，那当然是“无懈可击”。但你若从旁边用“棒槌”、“十字架或教士的法冠”碰一下他的卢布和奖金——节日来临之际，他准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，好像俄罗斯人从来不曾曾在弗拉基米尔时代接受过洗礼似的。

（收到阿尔波夫神父的信后）

喂，瓦西里·瓦西里耶维奇，你的“皮肉”在哪里？

一时想不起来，但毫无疑问——我有。